

十五

卷八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此開卷第一也。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真事隱去，而借通靈說

此石頭記一事。現身說法，當一事無成之際，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磊塊，賢者不免

碌一事無成。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考較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我之

上。我堂堂鬚眉，誠不若彼裙釵。我實愧則有餘，悔又無益。大無可如何之日也。當

此日欲將已往所賴天恩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

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今日一技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集以告天下，知我

之負罪固多也。當此落第之時，一、生、影、子、閣中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之不肖，自護己短，一并使其泯滅

也。當此落第之時，椽繩牀瓦竈未足妨我襟懷，況對著晨風夕月階柳庭花，更覺

卷八十五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雙紅堂小說55 D8654000

破一小時之閒。人之目不亦宜乎。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閒用夢幻等字

卷內容分類索書號編號彩色首頁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編號 D8654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 55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首一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悼紅軒原本

此書能將夢...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增評補圖大觀錄一百二十卷... 據悼紅軒本排印... 清曹霽撰... 清高鶚續... 清大某山民評...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詩詞聯對燈謎。俱已做過。惟八股未曾講究。若不一試。將來中舉便無根腳。故于再入家塾後。專寫制藝一層。

試過文藝後。即接寫說親一事。引起寶釵金鎖。賈母求親。是寶玉釵黛三人結果之因。

以張家親事。襯出寶釵。文情曲折舒徐。

寶釵親事。於巧姐病中說起。是以成親。亦在寶玉病中。作者暗以伏筆作識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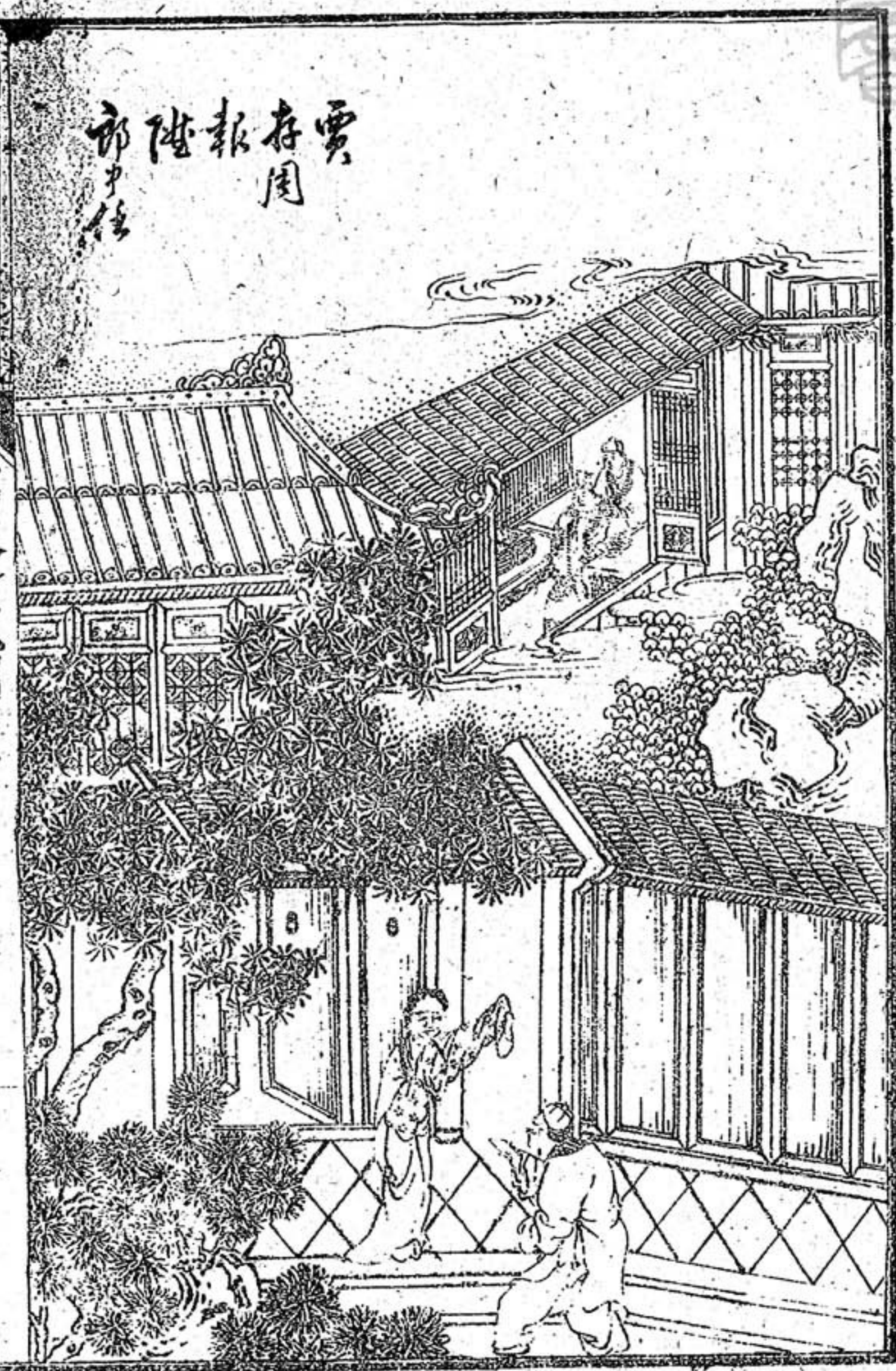
賈環因巧姐而結怨。為將來串賣之根由。

大某山民評曰

金石姻緣。此回作合。是一書之大結。

此回仍是甲寅年秋閒事。

增評補圖大觀園卷八十四終



寶釵存報
周
部中佳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復惹
 放流刑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賈存周報陞郎中任

薛文起復惹放流刑

話說趙姨娘正在屋裏抱怨賈環。只聽賈環在外閒屋裏發話道：「我不過弄倒了藥罐子，潑了一點子藥，那了頭兒又沒就死了，值的他也罵我，你也罵我，賴我心壞，把我往死裏遭蹋等著我。明兒還要那小了頭兒的命呢！看你們怎麼著，只叫他們隄防著就是了。」那趙姨娘趕忙從裏閒出來，握住他的嘴，說道：「你還只管信口胡說，還叫人家先要了我的命呢！」娘兒兩個，噪了一回。趙姨娘聽見鳳姐的話，越想越氣，也不著人來安慰。鳳姐一聲兒過了幾天，巧姐兒也好了。因此兩邊結怨，比從前更加一層。一日，林之孝進來，回道：「今日是北靜郡王生日，請老爺的示下。」賈政分付道：「只按向年舊例辦了。」回大老爺知道，送去就是了。林之孝答應了，自去辦理。不一時，賈赦過來，同賈政商議，帶了賈珍、賈璉、賈寶玉去與北靜王拜壽。別人還不理論，惟有寶玉素日仰慕北靜王的容貌威儀，巴不得常見纔好。遂連忙換了衣服，跟著來到北府。賈赦、賈政遞了職名候諭。不多時，裏面出來了一

環兒無法無天到此地位，真一個壞東西。寫此一段為後文環兒串寶巧姐伏線。

以上結巧姐病中事為一小段。

以下接王府拜壽賈政升官一段，是官場文字，妙以瑣事夾寫之，便使文局不平。

規矩參差非不紊
的是王府禮派
補敘前文放學政時
是爲後文陞官伏筆

個太監手裏招著數珠兒。見了賈赦賈政。笑嘻嘻的說道。二位老爺好。賈赦賈政也都趕忙問好。他兄弟三人也過來問好。那太監道。王爺叫請進去呢。於是爺兒五個跟著那太監進入府中。過了兩層門。轉過一層殿去。裏面方是內宮門。剛到門前。大家站住。那太監先進去。回王爺去了。這裏門上小太監都迎著問了好一時。那太監出來。說了個請字。爺兒五個肅敬跟入。只見北靜郡王穿著禮服。已迎到殿門廊下。賈赦賈政先上來請安。挨次便是珍璉寶玉請安。那北靜郡王單看寶玉道。我久不見你。很望記你。因又笑問道。你那塊玉兒好。寶玉躬著身打著一半千兒。回道。蒙王爺福庇都好。北靜王道。今日你來。沒有什麼好東西給你吃的。到是大家說說話兒罷。說著幾個老公打起簾子。北靜王說請自己卻先進去。然後賈赦等都躬著身跟進去。先是賈赦請北靜王受禮。北靜王也說了兩句謙辭。那賈赦早已跪下。次及賈政等挨次行禮。自不必說。那賈赦等復肅敬退出。北靜王分付太監等。讓在眾戚舊一處。好生款待。卻單留寶玉在這裏說話兒。又賞了坐。寶玉又叩頭謝了恩。在挨門邊繡墩上側坐。說了一回讀書作文諸事。北靜王甚加愛惜。又賞了茶。因說道。昨兒巡撫吳大人來。陞見說起令尊翁前任學政時。

寫出王爺款段

既另眼以優禮待之

忽又有一塊假玉爲
假文假假真伏根

秉公辦事。凡屬生童。俱心服之。至他陞見時。萬歲爺也曾問過。他也十分保舉。可知是令尊翁的喜兆。寶玉連忙站起。聽畢這一段話。纔回啓道。此是王爺的恩典。吳大人的盛情。正說著。小太監進來。回道。外面諸位大人老爺。都在前殿謝王爺賞宴。說著。呈上謝宴并請午安帖子來。北靜王略看了一看。仍遞給小太監。笑了一笑。說道。知道了。勞動他們。那小太監又回道。這賈寶玉王爺單賞的飯預備了。北靜王便命那太監帶了寶玉到一所極小巧精緻的院裏。派人陪著吃了飯。又過來謝了恩。北靜王又說了些好話兒。忽然笑說道。我前次見你。那塊玉倒有趣兒。回來說了個式樣。叫他們也做了一塊。今日你來得正好。就給你帶回去。頑罷。因命小太監取來親手遞給寶玉。寶玉接過來。捧著。又謝了。然後退出。北靜王又命兩個小太監跟出來。纔同著賈赦等回家了。賈赦便自回院裏去。這裏賈政帶著他三人回來。見過賈母。請過了安。說了一回府裏遇見的人。寶玉又回了賈政。吳大人陞見保舉的話。賈政道。這吳大人本來嗜們相好。也是我輩中人。還倒是有骨氣的。又說了幾句閒話兒。賈母便叫歇著去罷。賈政退出。珍璉寶玉都跟到門口。賈政道。你們都回去。陪老太太坐著去罷。說著便回房去。剛坐了一坐。只見

北靜王所贈那塊玉
取拾則街來務什子
弁髦視之可乎哉
是真是假了然可辨

恐是凶信居多蓋玉
之精光已外洩矣

兩邊都十分願意亦
復何疑

故暫時擱起作一離
筆

以含糊之語告
訴與人未必是親
事與人便問林姑
則知必為親事當
者迷旁觀者清審
此回注脚

若許大了頭還是小
孩子見識
幾個錢有何緊要是
無逾於錢

一個小了頭回道。外面林之孝請老爺回話。說著遞上個紅單帖來。寫著吳巡撫
的名字。賈政知是來拜。便叫小了頭叫林之孝進來。賈政出至廊簷下。林之孝進
來。回道。今日巡撫吳大人來拜。奴才回了去了。再奴才還聽見說。現今工部出了
一個郎中。缺外頭人和部裏都噪鬧。是老爺擬正呢。賈政道。瞧罷。咧。林之孝又回
了幾句話。纔出去了。且說珍珠寶玉三人回去。獨有寶玉到賈母那邊。一面述說
北靜王待他的光景。竝拏出那塊玉來。大家看著。笑了一回。賈母因命人給他收
起去。罷別丟了。因問你那塊玉好生帶著罷。別開混了。寶玉在項上摘了下來。說
這不是我那一塊玉。那裏就掉了呢。比起來。兩塊玉差遠著呢。那裏混得過我。正
要告訴老太太。前兒晚上我睡的時候。把玉摘下來。掛在帳子裏。他竟放起光來。
了。滿帳子都是紅的。賈母說道。又胡說了。帳子的簷子是紅的。火光照著。自然紅
是有的。寶玉道。不是那時候。燈已滅了。屋裏都漆黑的了。還看得見他呢。那王二
夫人。抿著嘴笑。鳳姐道。這是喜信發動了。寶玉道。什麼喜信。賈母道。你不懂得。今
兒個。鬧了一天。你去歇歇兒去罷。別在這裏說話了。寶玉又站了一回兒。纔回
園中去了。這裏賈母問道。正是你們去看薛姨媽。說起這事。沒有王夫人道。本來

就要去看的。因鳳了頭為巧姐兒病著。耽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都告
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
商量。商量再辦。賈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麼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
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賈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
老太太與鳳姐姐。方纔說話。含糊不知是什麼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
道。這個我也猜不著。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寶玉道。林姑娘
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正說著。只聽外間屋裏。麝月與秋紋
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鬧什麼。麝月道。我們兩個抹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拏了去。
他輸了錢。就不肯拏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幾個
錢。什麼要緊。攪了頭。不許鬧了。說的兩個人。都撇著嘴兒。坐著去了。這裏襲人打
發寶玉睡下。不提。卻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
恐寶玉每有癡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
上。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閒。踢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鵲。看他有什
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

口吻逼真。言要我坐著。你只管陪花兒不陪我麼。故接開話。

是探不成出門光景

芸兒又是何事

或曰思欲親近。欲前又卻。而見者早知他心術不正。纔是詩對會家吟。

兩邊都十分願意亦復何疑

故暫時擱起作一離筆

以含含糊糊之語。告誦人未必定是親事。與人便問林姑。娘則知必為親事。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審為此回注脚。

若許大了。頭還是小孩子。見識。幾個錢。有何緊要。是無逾於錢。聲口緊要。

又來探聽。去到瀟湘館來。只見紫鵲正在那裏搯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裏坐著。襲人道。坐著妹妹搯花兒呢。麼。紫鵲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著溫藥呢。紫鵲一面說著。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在那裏拏著一本書看。襲人陪著笑道。姑娘清晨起來。就看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拏著個小茶盤。裏托著一鍾藥。一鍾水。小了頭在後面捧著痰盒。漱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著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坐了。坐搭趣著。辭了出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裏站著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卻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麼。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拏了個帖兒。說給塔們寶二爺瞧的。在這裏候信。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踱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

就要去看的。因鳳了頭為巧姐兒病著。耽擱了兩天。今日纔去的。這事我們都告訴了姨媽。倒也十分願意。只說蟠兒這時候不在家。目今他父親沒了。只得和他商量商量。再辦買母道。這也是情理的話。既這麼樣。大家先別提起。等姨太太那邊商量定了。再說。不說買母處談論親事。且說寶玉回到自己房中。告訴襲人道。老太太與鳳姐姐。方纔說話。含含糊糊。不知是什麼意思。襲人想了想。笑了一笑道。這個我也猜不著。但只剛纔說這些話時。林姑娘在跟前。沒有寶玉道。林姑娘纔病起來。這些時。何曾到老太太那邊去呢。正說著。只聽外間屋裏。麝月與秋紋拌嘴。襲人道。你兩個又鬧什麼。麝月道。我們兩個抹牌。他贏了我的錢。他拏了去。他輸了錢。就不肯拏出來。這也罷了。他倒把我的錢都搶了去了。寶玉笑道。幾個錢。什麼要緊。傻了頭。不許鬧了。說的兩個人。都撇著嘴兒。坐著去了。這裏襲人打發寶玉睡下。不提。卻說襲人聽了寶玉方纔的話。也明知是給寶玉提親的事。因恐寶玉每有癡想。這一提起。不知又招出他多少話來。所以故作不知。自己心上。卻也是頭一件關切的事。夜閒陽著。想了個主意。不如去見見紫鵲。看他有什麼動靜。自然就知道了。次日一早起來。打發寶玉上了學。自己梳洗了。便慢慢的

口吻逼真言要我坐
著你只管拈花兒不
陪我麼故接問姑娘

是探不成出門光景

芸兒又是何事

或曰思欲親近欲前
又卻而見者早知他
心術不正總是詩對
會家吟

又來探聽
去到瀟湘館來。只見紫鵲正在那裏拈花兒呢。見襲人進來，便笑嘻嘻的道：「姐姐屋裏坐著。」襲人道：「坐著妹妹拈花兒呢。麼？姑娘呢？」紫鵲道：「姑娘纔梳洗完了，等著溫藥呢。」紫鵲一面說著，一面同襲人進來，見了黛玉，正在那裏拈著一本書看。襲人陪著笑道：「姑娘清晨起來就看著書，我們寶二爺念書若能像姑娘這樣，豈不好了呢？」黛玉笑著把書放下，雪雁已拈著個小茶盤裏托著一鍾藥，一鍾水，小了頭在後面捧著痰盂盂進來。原來襲人來時要探探口氣，坐了一回無處入話，又想著黛玉最是心多，探不成消息，再惹著了他，倒是不好坐了。坐搭起著辭了出來，將到怡紅院門口，只見兩個人在那裏站著呢。襲人不便往前走，那一個早看見了，連忙跑過來。襲人一看，卻是鋤藥。因問你作什麼。鋤藥道：「剛纔芸二爺來了，拈了個帖兒，說給咱們寶二爺瞧的。在這裏候信。」襲人道：「寶二爺天天上學，你難道不知道還候什麼信呢？」鋤藥笑道：「我告訴他了，他叫告訴姑娘聽。姑娘的信呢？」襲人正要說話，只見那一個也慢慢的踱了過來，細看時，就是賈芸。溜溜湫湫往這邊來了。襲人見是賈芸，連忙向鋤藥道：「你告訴說知道了，回來給寶二爺瞧罷。」那賈芸原要過來和襲人說話，無非親近之意，又不敢造次，只得慢慢踱來，相

遙映前文

正經的沒有不正經的有之

有日閒之事在心花
嬉遊也算有見地

書中之言隔三十二
回始行補出此則見
首不見尾

離不遠，不想襲人說出這話，自己也不好再往前走，只好站在這裏。襲人已掉背臉往回裏去了。賈芸只得怏怏而回。同鋤藥出去了。晚閒寶玉回房，襲人便回道：「今日廊下小芸二爺來了。寶玉道：作什麼？」襲人道：「他還有個帖兒呢。」寶玉道：「在那裏？」襲人看看，麝月便走去在裏閒屋裏書格子上頭拈了來。寶玉接過看時，上面皮兒上寫著叔父大人安稟。寶玉道：「這孩子怎麼又不認我作父親了？」襲人道：「怎麼寶玉道：前年他送我白海棠時，稱我作父親大人。今日這帖子封皮上寫著叔父，可不是又不認了麼？」襲人道：「他也不害臊，你也不害臊，他那麼大了，倒認你這麼大兒的作父親，可不是他不害臊，你正經連個剛說到這裏，臉一紅，微微的一笑。寶玉也覺得了，便道：這倒難講。俗語說：和尚無兒，孝子多著呢。只是我看著他還伶俐得人心兒，纔這麼著，他不願意，我還不希罕呢。」說著，一面拆那帖兒。襲人也笑道：「那小芸二爺也有些鬼鬼頭頭的，什麼時候又要看人什麼時候又躲躲藏藏的，可知也是個心術不正的貨。」寶玉只顧拆開看那字兒，也不理會襲人這些話。襲人見他看那帖兒，皺一回眉，又笑一笑，兒又搖搖頭，後來光景竟大不耐煩起來。襲人等他看完了，問道：「是什麼事情？」寶玉也不答言，把那帖子已經撕

又不說出又所答非
所問行文怪謔得妙
我亦急於要知到底
不肯說出然論文則
大妙

令人百思而不得其
故真是妙文

襲人卻又

到底是什麼事卻到
底不說出真正妙文
到底是什麼人又偏
偏在你的大門口

直寫得神出鬼沒迷
離到十二分

歷官而日誰叫千古
奇談

逐字作一句讀

妙境層出

作幾段襲人見這般光景也不便再問便問寶玉吃了飯還看書不看寶玉道可
笑芸兒這孩子竟這樣的混帳襲人見他所答非所問便微微的笑著問道到底
是什麼事寶玉道問他做什麼嗒們吃飯罷吃了飯歇著罷心裏鬧的怪煩的說
著叫小了頭兒點了一個火兒來把那撕的帖兒燒了一時小了頭們擺上飯來
寶玉只是怔怔的坐著襲人連哄帶嘔催著吃了一口兒飯便放下了仍是悶悶
的歪在床上一時閒忽然吊下淚來此時襲人麝月都摸不著頭腦麝月道好好
兒的這又是為什麼都是什麼芸兒雨兒的不知什麼弄了這麼個浪帖子來惹
得這麼樣傻了的哭一會子笑一會子要天長日久鬧起悶胡盧來可叫人
怎麼受呢說著竟傷起心來襲人旁邊由不得要笑便勸道好妹妹你也別嘔人
了他一個人就殼受了你又這麼著他那帖子上的事難道與你相干麝月道你
混說起來了知道他帖兒上寫的是什麼混帳話你混往人身上扯要那麼說他
帖兒上只怕倒與你相干麼襲人還未答言只聽寶玉在床上撲嗤的一聲笑了
爬起來抖衣裳說嗒們睡覺罷別鬧了明日我還起早念書呢說著便踢下睡了
一宿無話次日寶玉起來梳洗了便往塾裏去走出院門忽然想起叫焙茗略等

急忙轉身回來叫麝月姐姐呢麝月答應著出來問道怎麼又回來了寶玉道今
日芸兒要來了告訴他別在這裏再鬧我就回老太太和老爺去了麝月答應了
寶玉才轉身去了剛往外走著只見賈芸慌慌張張往裏來看見寶玉連忙請安
說叔叔大喜了那寶玉估量著是昨日那件事便說道你也太冒失了不管人心
裏有事沒事只管來攬賈芸陪笑道叔叔不信只管瞧去人都來了在嗒們大門
口呢寶玉越發急了說這是那裏的話正說著只聽外邊一片聲噪起來賈芸道
叔叔聽這不是寶玉越發心裏狐疑起來只聽一個人說道你們這些人好沒規
矩這是什麼地方你們在這裏混鬧那人答道誰叫老爺陞了官呢怎麼不叫我
們來道喜呢別人家盼著噪還不能呢寶玉聽了才知道是父親陞了郎中了人
來報喜的心中自是甚喜連忙要走時賈芸趕著說道叔叔樂不樂叔叔的親事
要再成了不用說是兩層喜了寶玉紅了臉啐了一口道呸沒趣兒的東西還不
快走呢賈芸把臉紅了道這有什麼的我看你老人家就不寶玉沈著臉道就不
什麼賈芸未及說完也不敢言語了寶玉連忙來到家塾中只見代儒笑著說道
我剛才聽見你老爺陞了你今日還來了麼寶玉陪笑道過來見了太爺好到老

凡姑娘們之倚在者
或到或不到已盡此
或人中英自今以往
怒又保不住漸少也

知其夢同故喜極而
伴願他人也

不中好言幸而想者否
則幾乎亦冒失矣
林妹妹你瞧我這句
是心裏有事無意說
出無可搭起即說句
又是無可搭起即說句
一不無可搭起即說句
笑好在千真萬確情
事然細讀以上一節
王鳳姐真是罪魁禍
首連害三人

日子好好日子他男
男你男男幾個字一
經移換即見靈妙

爺那邊去代儒道。今日不必來了。放你一天假罷。可不許回園子裏頑去。你年紀不小了。雖不能辦事。也當跟著你大哥他們學學。才是寶玉答應著回來。剛走到二門口。只見李貴走來。迎著旁邊站住。笑道。二爺來了。麼奴才纔要到學裏請去。寶玉笑道。誰說的。李貴道。老太太纔打發人到院裏去找二爺。那邊的姑娘們說。二爺學裏去了。剛才老太太打發人出來。叫奴才去給二爺告幾天假。聽說還要唱戲。寶玉喜呢。二爺就來了。說著寶玉自己進去。進了二門。只見滿院裏了頭老婆。都是笑容滿面。見他來了。笑道。二爺這早晚才來。還不快進去。給老太太道喜去。呢。寶玉笑著進了房門。只見黛玉挨著賈母左邊坐著。呢。右邊是湘雲。底下邢王二夫人。探春。惜春。李紈。鳳姐。李綺。邢岫烟。一千姐妹。都在屋裏。只不見寶釵。寶琴。迎春。二人。寶玉此時喜的無話可說。忙給賈母道了喜。又給邢王二夫人道喜。一一見了眾姐妹。便向黛玉笑道。妹妹身體可太好了。黛玉也微笑道。太好了。聽見說二哥哥身上也欠安好了。麼寶玉道。可不是我。那日夜裏忽然心裏疼起來。這幾天剛好些。就上學去了。也沒能過去看妹妹。黛玉不等他說完。早扭過頭和探春說話去了。鳳姐在地下站著。笑道。你兩個那裏像天天在一處的。倒像是

客一般。有這些套話。可是人說的相敬如賓了。說的大家一笑。林黛玉滿臉飛紅。又不好說。又不好不說。遲了一回兒。才說道。你懂得什麼。眾人越發笑了。鳳姐一時回過味來。才知道自己出言冒失。正要拏話岔時。只見寶玉忽然向黛玉道。林妹妹。你瞧我這句。這種冒失鬼說了這一句。方想起來。便不言語了。招的大家又都笑起來。說這從那裏說起。黛玉也摸不著頭腦。也跟著訕訕的笑。寶玉無可搭趣。因又說道。可是剛纔我聽見有人要送戲。說是幾兒。大家都瞧著他笑。鳳姐兒道。你。在外頭聽見你來告訴我們。你這會子問誰呢。寶玉得便說道。我外頭再去問問去。賈母道。別跑到外頭去。頭一件看報喜的笑話。第二件你老子今日大喜。回來撞見你。又該生氣了。寶玉答應了個是。才出來了。這裏賈母因問鳳姐。誰說送戲的話。鳳姐道。說是舅太爺那邊。說後兒日子好。送一班新出的小戲兒。給老太太。太老爺。太太賀喜。因又笑著說道。不但日子好。還是好日子呢。說著這話。卻瞧著黛玉笑。黛玉也微笑。王夫人因道。可是呢。後日還是外甥女兒的好日子呢。賈母想了一想。也笑道。可見我如今老了。什麼事都糊塗了。虧了有我這鳳了。頭是我個給事中。既這麼著。很好。他舅舅家給他們賀喜。你舅舅家就給你做生日。豈不

以上自王府拜壽起
夾入雲兒送帖賀政
慶官隨後商賀喜演
戲此為黛玉作生日
至此東住為一段

以下一段即從賈府
賀慶官收帖為黛玉
作生日說起接入薛
慶人命一案

百黛玉到賈府後今
日之慶已是一齣團
圓好戲文矣放出標
為書玉寫幾句
同是二月十二生日
此慶生日却在秋開
未知何處之誤

到了今番寶姐姐如
何還肯過來

既見則妬之未見則
思之蒼天蒼天既生
何生銀

此書上半部也是多
寶慶戲文
第三齣做黛玉第四
齣做寶釵第五齣做
寶玉

宋燻而逝四字著眼

翠伯嗜遠出虧此好
媳婦侍奉公婆

張皇急過之至真能
寫出神情

好呢。說的大家都笑起來。說道。老祖宗說句話兒都是上篇上論的。怎麼怨得有這麼大福氣呢。說著寶玉進來。聽見這些話。越發樂得手舞足蹈了。一時大家都在賈母這邊吃飯。甚熱鬧。自不必說。飯後那賈政謝恩回來。給宗祠裏叩了頭。便來給賈母叩頭。站著說了幾句話。便出去拜客去了。這裏接連著親戚族中的人來來去去。鬧鬧攘攘。車馬填門。貂蟬滿座。真是花到正開。蜂蝶鬧。月逢十足。海天寬。

如此兩日。已是慶賀之期。這日一早。王子騰和親戚家已送過一班戲來。就在賈母正廳前搭起行臺。外頭爺們都穿著公服陪侍。親戚來賀的。約有十餘桌。酒裏面為著是新戲。又見賈母高興。便將琉璃屏隔在後層。裏面也擺下酒席。上首薛姨媽一桌。是王夫人寶琴陪著。對面老太太一桌。是邢夫人岫烟陪著。下面尙空兩桌。賈母叫他們快來。一回兒只見鳳姐領著眾丫頭。都簇擁著林黛玉來了。黛玉略換了幾件新鮮衣服。打扮得宛如嫦娥下界。含羞帶笑的出來。見了眾人。湘雲李紋李紈都讓他上首坐。黛玉只是不肯。賈母笑道。今日你坐了罷。薛姨媽站起來問道。今日林姑娘也有喜事麼。賈母笑道。是他的生日。薛姨媽道。咳。我倒忘

了。走過來說道。恕我健忘。回來叫寶琴過來拜姐姐的壽。黛玉笑說。不敢。大家坐了。那黛玉留神一看。獨不見寶釵。便問道。寶姐姐可好麼。為什麼不過來。薛姨媽道。他原該來的。只因無人看家。所以不來。黛玉紅著臉。微笑道。姨媽那邊又添了大姨子。怎麼倒用寶姐姐看起家來。大約是他怕人多熱鬧。懶待來罷。我倒怪想他的。薛姨媽笑道。難得你牢記他。他也常想你們姊妹們。過一天。我叫他來大家敘敘。說著了頭們下來。斟酒上菜。外面已開戲。出了場。自然是一兩齣吉慶戲文。及至第三齣。只見金童玉女。旗旛寶幢。引著一個霓裳羽衣的小日頭。上披著一條黑帕。唱了一回兒。進去了。眾皆不識。聽見外面人說。這是新打的蕊珠記裏的。冥昇小日扮的是嫦娥。前因墮落人寰。幾乎給人為配。幸虧觀音點化。他就未嫁而逝。此時昇引月宮。不聽見曲裏頭唱的人閒。只得風情好。那知道秋月春花容。易拋。幾乎不把廣寒宮忘卻了。第四齣是吃糠。第五齣是達摩帶著徒弟過江。回去。去正扮出些海市蜃樓。好不熱鬧。眾人正在高興時。忽見薛家的人滿頭汗闖進來。向薛蝌說道。二爺快回去。並裏頭回明太太也請速回去。家中有要緊事。薛蝌道。什麼事。家人道。家去說罷。薛蝌也不及告辭。就走了。薛姨媽見裏頭了頭傳進

有了勢派衙役便守規矩可欺如其不然事可思矣

賈釵先安慰娘極是

此處不敘而在下回敘者此正急忙故也

亦不可少

此處不敘而在下回敘者此正急忙故也

行將之至若他人已手忙脚亂矣何況女

男不是修白虎臨門有此大禍到此地步還夢撒後必是攪家禍

既得清楚有分寸

話去更嚇得面如土色。卽忙起身。帶著寶琴。別了一聲。卽刻上車回去了。弄得內外愕然。賈母道。嗒們這裏打發人跟過去聽聽。到底是什麼事。大家都關切的。眾人答應了。個是不說。賈府依舊唱戲。單說薛姨媽回去。只見有兩個衙役站在二門口。幾個當舖裏夥計。陪著說。太太回來自自有道理。正說著。薛姨媽已回來了。那衙役們見跟從著許多男婦。簇擁著一位老太太。便知是薛蟠之母。看見這個勢派。也不敢怎麼。只得垂手侍立。讓薛姨媽進去了。那薛姨媽走到廳房後面。早聽見有人大哭。卻是金桂薛姨媽趕忙走來。只見寶釵迎出來。滿面淚痕。見了薛姨媽。便道。媽媽聽了。先別著急。辦事要緊。薛姨媽同著寶釵進了屋子。因為頭裏進門時。已經走著。聽見家人說了。嚇的戰戰兢兢。叫了一面哭著。因問到底是合誰。只見家人回道。太太此時。且不必問那些底細。憑他是誰。打死了。總要償命的。且商量怎麼辦才好。薛姨媽哭著出來道。還有什麼商議。家人道。依小的們的主見。今夜打點銀兩。同著二爺趕去。和大爺見了面。就在那裏訪一個有斟酌的刀筆先生。許他些銀子。先把死罪撕攛開。回來再求賈府。去上司衙門說情。還有外面衙役。太太先拏出幾兩銀子來。打發了他們。好趕著辦事。薛姨媽道。你們找著

那家子。許他發送銀子。再給他些養濟銀子。原告不追。事情就緩了。寶釵在簾內說道。媽媽使不得。這些事。越給錢。越鬧的兇。倒是剛才小厮說的話。是薛姨媽又哭道。我也不要命了。趕到那裏。見他一面同他死在一處。就完了。寶釵急的一面勸。一面在簾子裏。叫人快同二爺辦去罷了。頭們攙進薛姨媽來。薛蟠才往外走。寶釵道。有什麼信。打發人卽刻寄了來。你們只管在外頭照料。薛蟠答應著去了。這寶釵方勸薛姨媽。那裏金桂趁空兒。抓住香菱。又和他噪道。平常你們只管誇他們家裏。打死了人。一點事也沒有。就進京來了。如今攛掇的真打死了人。平日裏。只講有錢有勢。有好親戚。這時候。我看著也是嚇的慌手慌腳的了。大爺明兒有個好歹。兒不能回來時。你們各自幹你們的去了。撿下我一個人。受罪說著。又大哭起來。這裏薛姨媽聽見。越發氣的發昏。寶釵急的沒法。正鬧著。只見賈府中王夫人。早打發大了頭過來。打聽來了。寶釵雖心知自己是賈府的人。了一則。尙未提明。二則事急之時。只得向那大了頭道。此時事情。頭尾尙未明白。就只聽見說。我哥哥在外頭打死了人。被縣裏拏了去了。也不知怎麼定罪呢。剛才二爺才去打聽去了。一半日得了準信。趕著就給那邊太太送信去。你先回去道謝。太

太聖記著底下我們還有多少仰仗那邊爺們的地方。那了頭答應著去了。薛姨媽和寶釵在家抓摸不著。過了兩日。只見小廝回來。擎了一封書。交給小丫頭。擎進來。寶釵拆開看時。書內寫著。大哥人命是誤傷。不是故殺。今早用。蠟出名。補了一張呈紙進去。尙未批出。大哥前頭口供。甚是不好。待此紙批准後。再錄一堂。能穀翻供得好。便可得生了。快向當舖內。再取銀伍百兩來使用。千萬莫遲。竝請太太放心。餘事問小廝。寶釵看了一念。給薛姨媽聽了。薛姨媽拭著眼淚說道。這麼看起來。竟是死活不定了。寶釵道。媽媽先別傷心。等著叫進小廝來問明了。再說。一面打發小丫頭。把小廝叫進來。薛姨媽便問小廝道。你把大爺的事。細說與我聽聽。小廝道。我那一天晚上。聽見大爺和二爺說的。把我嚇糊塗了。未知小廝說出什麼話來。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敘北靜王生日。先向寶玉說吳巡撫保舉一節。則陞任郎中。原有因由。文章便不鶻突。

玉放紅光。是精華外露。爲走失之象。不是喜兆。寫寶玉疑心。襲人有意偏在。

黛玉一邊。是反跌後文賈芸報信。一實一虛。卽此一段閒事。文法亦不雷同。鳳姐出言冒失。寶玉忽提芸兒。也是冒失。妙在一明一暗。俱與黛玉心事相關。而鳳姐之言。黛玉明知寶玉之話。黛玉與眾人俱不懂。雖都是反照黛玉之姻事不諧。卻是兩樣文法。

蕊珠記冥昇一齣。是黛玉天亡影子。吃糠是寶釵暗苦影子。達摩帶徒弟過江。是寶玉出家影子。

於極熱鬧時。忽接薛蟠打死人命。有風雲不測之像。

第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七十九八十回爲一段。敘薛蟠娶妻不賢。迎春遇人不淑。爲犯案磨死之由。八十一二回爲一段。敘寶玉再入家塾。伏中舉之根。八十三四五回爲一段。敘賈環又結仇怨。薛蟠復遭人命。伏將來串賣巧姐。金桂淫毒自害等事。中間夾敘黛玉惡夢。元妃染恙。及寶玉提親釣魚占兆。賈政陞官。均係敘現在事迹。伏後文根綫。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接前文。仍是甲寅年秋中事。

增評補圖大觀錄卷八十五終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之五

受私賄
老官
翻案牘

